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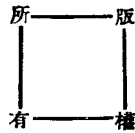
邁·夏·邁·卡斯 著
仲持 賓符 梅益 合譯

遠 東 新 形 勢

遠東出版公司出版

遠東新形勢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叁角
(外埠酌加寄費)



著者 葛·夏·遜·卡斯
譯者 仲持 賓符 梅益
出版者 遠東出版公司
發售者 全國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初版——二〇〇〇

序

遠東戰爭已經使日本軍閥感到不少的驚慌了。最顯著的驚慌無疑地是在這番戰爭的長期的延續。日本帝國主義原先準備給予中國三個月的抗戰期限，就叫她屈服下來，把「事變」結束。然而我們快近戰爭第三年的末了，而中國人民要抗戰，到把侵略者逐出了中國土地為止，這一種決心絲毫沒有動搖。除了戰爭的長期延續之外，日本還而對着一個事實，就是萬衆一心的中國人民，這浩大的被壓迫民族大家團結着，下着決心，拚着犧牲，要抗戰到底，使中國的民族解放，中國的民族獨立奠定了堅固的基礎。這才感着兩重的驚慌了。

這一回中國的抗戰，就其統一的，有組織的全國性，及其對於全世界的影響看來，實在是空前偉大的歷史的例子，證明着帝國主義列強不再能夠用了私相授受以及互爭雄長等舉動，決定殖民地及半殖民地民族的運命了。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反動的貪污勢力也不再有了把「自己的」民族和國家出賣給帝國主義掠奪者這一種自由了。要招雇幾個叛國者或是傀儡，僱用「國民政府」的名義，本來用不着發動勞民傷財的戰爭。想望着幹這等勾當的人們，雖在戰爭開始之前也找得出來。要是一九三七年中國人民，中國各種軍隊和革命勢力應否抵抗日本的侵略，可以由汪精衛或是王克敏來決定的罷，那就一定不會有什麼抗戰了。爲了救國，要求着擁護着抗戰的是中國人民大衆——學生、工人、手工業者、農民、商人、民族工業家等等。抗戰以來，中國人民大衆才加強了爭取民族自由的決心，

——而汪精衛則才完全揭去了假面具，這一來當然他再不能取得信徒和權力，來出賣民族了。日本要使中國民族屈服於侵略勢力，如果需要着這樣的「政府」，那麼還在現在是比一九三七年以前更不中用了。而對着中國人民，中國軍隊，中國英勇的游擊隊，以及領導着自由的歷史鬥爭的中國國民政府的憤怒，侵略者對於這一種傀儡是必須加以保護的。

日本帝國主義所遭遇的第二種大震驚是所謂柏林、羅馬、東京反共三角同盟的崩潰。德義帝國主義者把本身的希望寄托於日本的能力，這就是她一面可以威脅在亞洲的英國殖民地，一面又可以作進攻蘇聯的恫嚇；日本呢，則把反共的把戲用作侵略中國的口實，要切斷蘇聯對於中國獨立鬥爭的援助，把中國征服下來，用作進攻蘇聯的戰略地域；在這一種任務上，把那有優良的戰爭根據地在波蘭及芬蘭的德國作為反蘇聯的同盟者，這在她也是有着急切的需要的。

德義日這三個法西斯強國憑着反共公約，向他們敵對的帝國主義國家英法美表現了兩種姿勢：（一）為了重分殖民地及帝國主義市場，聯合他們的勢力來威脅英法美；（二）謀求解決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競爭狀態而以反帝國主義革命的堡壘，即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為犧牲，因為蘇聯的存在少不得使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及屬地革命化呢。那些受着威脅的帝國主義列強——尤其是保有全世界大多數市場的英法——充分準備好把飢荒的侵略國的槍尖轉向蘇聯；他們把軍用原料，金錢及戰略根據地供給侵略國而以弱小國家為犧牲，甚至還在戰爭中間跟

侵略國相勾結——只要他們自身的屬地保持着安全而他們自身對於帝國主義世界的領導權不至於受着侵犯。然而飢荒的侵略國所不能讓步的卻正是這一項條件；正同以前歷次求謀擴張領土的帝國主義戰爭一樣，他們忙着攻擊敵對的帝國主義利益了。這就是說，反共公約在日本一向只能爲宣傳的目的加以利用，實際上不能成爲反蘇聯的軍事同盟，即足以聯合一切帝國主義國家，而讓日本這一未來的反共產國際的先鋒戰士吞滅中國的同盟。

然而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滿洲以後，日本軍人卻不容易把他們心中懷抱得深切，而在前又獲得十分成功的野心放棄呢？於是他們打算把他們遵守反共使命的誠意表顯一番——先後在張鼓峯和諾蒙罕攻擊着蘇聯的前哨。可是結果呢，他們遭受了嚴重的打擊，不得不求謀休戰，以挽救慘敗的局面。這是反共公約本身所遇到的又一重大的打擊，一面使德國愈益懷疑於日本充當反蘇聯同盟者的價值，一面則使英法方面預測着，意料着可以把遠東戰爭轉變爲反蘇聯戰爭的人們失了望。同時歐洲方面帝國主義列強間的決鬥的臨近迫得帝國主義德國對於蘇聯在西方的實力採取了較現實的見解。法西斯德國不由得體會到反共公約對於這一公約的「著作者」愈益變得危險的武器了，因爲在蘇聯的東側的那同盟國日本已經僵住，而英法兩國急於利用這一公約促使德國在進攻蘇聯那一種強大的革命力量的中間，消耗她本身的實力了。正同日本對於蘇聯在東方的國防力量，感到了苦痛的經驗一樣，德國及時警覺到要免得自身陷於破滅的深淵，還是看重蘇聯的威力，向蘇聯低頭。歸結是一面踢開了日本把反共公約丟掉，一面則準備好跟她的帝國主義勁敵英法兩國一決雌雄。蘇聯接着利用了歐洲方面主要的帝

國主義列強間這一場鬥爭，把西烏克蘭及白俄羅斯那邊德國意想的反蘇聯戰爭根據地，以及波羅的海，尤其是芬蘭方面連英法在內的新「反共」思想集團的意想的戰爭根據地清算一番，爲的是要把反共公約的殘餘打得粉碎。

反共公約——日本軍人爲了要把中國的征服作爲進攻蘇聯的預支的代價，用以確保有利的國際基礎的這一種非常惡毒的計謀，東方及西方的戰爭魔鬼們藉以勾結這一種帝國主義計劃現在是歸結於可恥的失敗了。表現在現在將近三年的中國獨立戰爭中間的中國民族革命的新興的力量正是促成反共公約的危機的一種動力。蘇聯開發着巨大的資源，動員着偉大的人力，在社會主義勝利之路上急劇地前進，這是使反共公約的危機加深，終而至於破滅的又一動力。使日本帝國主義所抱的征服中國的目標落到最後的失敗，使中國人民從一切帝國主義者及其所勾結的中國內奸的茶毒之下獲得自由，這還是中國爭取民族獨立的戰爭的偉大的任務。然而反共公約的陰謀一經破滅，中國求謀最後勝利這一項任務也就大大地便利了；因爲反共公約的主要意義是要把中國征服以後，用作向中國民族最好的友邦——反抗着帝國主義束縛的中國革命的唯一友邦及同盟者——作戰的戰略根據地。

* * * * *

在現在快滿三年的遠東戰爭期間國際局勢發生了幾種重大的變化。遠東戰爭是新的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

一方面，這世界大戰爲的是要重分殖民地，半殖民地及附庸國。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所表現的帝國主義戰爭是在帝國主義外部的前線，即在亞洲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世界的帝國主義金融資本市場的前線。在歐洲帝國主義的內部前線方面呢，則英法和德國現在正在作戰，這場戰爭快要發展爲歐洲主要的帝國主義列強間致命的戰鬥了。交戰的帝國主義國家，尤其是英法竭力要把戰區擴大到全世界，而把英國甚至於義國和日本拉進到自己方面，尤其是要使蘇聯捲入了戰爭。英法兩國在對德國戰鬥的時候，並不忘卻資本主義世界集團對抗社會主義國家的任務，所抱的目標既要使這場帝國主義內部前線的戰爭轉變爲資本主義世界對蘇聯的國際干涉戰爭，同時又要在他們中間深烈的競爭上，利用蘇聯強大的力量。然而蘇聯對於違反着自身的安全及和平的陰謀及行動卻並不取着消極的態度，爲了要摧毀本國門口的帝國主義戰爭根據地，爲了要加強本身的安全，鞏固本身的國防，使她附近的戰區有着限制，爲了要運用本身的勢力，使國際和平的區域擴大，而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區域縮小，蘇聯在鬥爭上是十分積極的。因此在擴張着的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一般背景上我們眼見着國際局勢的三種不同的潮流，這就是：（一）帝國主義陣營中間，在其內部的及外部的各前線的苦鬥，以及不住地進行着進攻蘇聯的準備和陰謀；（二）利用了帝國主義列強因他們內部的鬥爭及深銳的矛盾而遭遇窒礙的時機，蘇聯所進行的反攻；（三）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偉大的鬥爭，這正是被壓迫國家及殖民地方面日益滋長的爭取自由，反抗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的表現。

新的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的主要中心現在是轉移到歐洲了，可是遠東戰爭卻沒有減退下去。恰正相反，日本帝國主義要使中國成爲日本的獨占地域，以作控制東亞的確當的根據地，這一種在中國的鬥爭日益感到困苦了，因爲日本的資源及戰鬥力日益衰竭下去，而中國人民的抵抗則非但繼續不懈，而且還準備着對侵略者的反攻。就此看來，我們不再可以說：中國僅僅是一個錦標，投在爭奪着殖民地的勢力圈及市場的帝國主義競賽中間——它同時又是偉大的民族解放鬥爭的場所了。控制着歐洲局勢的是帝國主義戰爭，在這戰爭中間英法正向新興的德帝國主義挑着戰，爲的是要維護保持他們所自誇的「太陽永不落下」的遍世界的帝國。然而歐洲不再是帝國主義列強所獨有的大陸，不再是帝國主義世界的壓迫，剝削及戰爭的根源了。蘇聯這一個大國是在那裏。蘇聯是一個對抗着帝國主義的民族的革命勝利的煊赫的標幟，是在歐亞兩洲都有強盛的聲威的反帝國主義的國家，是中國的獨立鬥爭的鼓勵者和援助者，又是一切民族的勞苦大眾在其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要求限制戰爭，要求國際和平的鬥爭上的領導者。正如斯大林先前所說：「一個新的因素已經出現了：在東方和西方之間，在國際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心臟和殖民地壓迫政策的活動地之帶，橫跨着蘇聯的廣大領土，單是這一浩大地域的存在就足以使全世界革命化了。」

*

*

*

*

*

使中國民族獨立鬥爭所遭遇的國際局勢，革命化，給中國開通了貫徹獨立目標的途徑的大抵就是這一種蘇

聯的地位。一九〇二年，列寧的著作上早就說過：俄國革命是「以破壞不但歐洲，而且（也可以說）亞洲的反動勢力方面最強固的堡壘爲本身的任務的。」據他所作的解釋，沙皇主義本是「封建軍國的帝國主義。」「沙皇時代的俄國」據斯大林進一步說，「是各種資本主義的，殖民勢力的，軍國主義的壓迫——形式最野蠻的壓迫——的淵藪。」這是一沙皇政府創子手對於非俄羅斯民族的統治，「同時又是「歐洲帝國主義的巨大的後備軍」——在分割土耳其，波斯中國等等的時候，西方帝國主義的忠實的同盟者，」「西方帝國主義最重要的堡壘，照先前那樣，使西方金融資本跟東方各殖民地聯結起來。」俄國革命徹頭徹尾破壞了「這封建軍國主義的帝國主義，」也就使西方帝國主義失去了它那最重要的堡壘，失去了它那忠實的同盟者，失去了它那巨大的後備軍。新俄羅斯——蘇聯變成了地球六分之一的領土上，從金融資本和帝國主義得了解放的各民族的堡壘；它變成了全世界勞動階級和被壓迫民族——尤其是起來反抗帝國主義的東方各被壓迫民族的忠實的同盟者和巨大的後備軍。

列寧在一九二二年指出，東方的民族解放運動在意義上就是新的人們及新的階級體會了求謀自由及進步的生活和鬥爭，不僅爲着他們自身，還爲着一切人類，因爲這才可以使那佔着世界人口大部分的幾萬萬人不至於再呆滯下去昏沈下去呢。正惟東方人類那一種歷史的呆滯狀態和昏沈狀態引起了歐洲許多先進國家的停滯和腐敗，還給西方帝國主義提供了巨大的後備力量，可在帝國主義的內部前線，攻擊革命大眾，撲滅他們求解放的鬥爭。東方新民族對於生活，對於民族自由及民族自決的覺醒使一切被壓迫被剝削人類在反抗帝國主義統治的鬥

爭上獲得了巨大的新後備軍。在中國、印度等國家中間這一種覺醒及解放運動，對於已經解放的蘇聯各民族和主要的帝國主義國家的革命勞動階級，正如斯大林從前所說，「毫無疑問地是很強有力的同盟者，應當鄭重地加以注意。」因為這些民族沿着向解放的路走，每一步都像機器的大槌似的痛擊到帝國主義身上。

*

*

*

*

*

在這一部提供於中國公眾的書裏，我打算就中國人民這一次偉大的鬥爭，就中國的民族解放鬥爭所遭遇的國際的及國內的情勢，嚴正地記述一番。在研究着，描寫着這一劃時代的當代戰爭史的時候，在多年來旅行於中國前方及後方，「自由中國」及淪陷區域的時候，在我把這裏所提供的觀察及研究的資料蒐集起來的時候，中國民族統一戰線——這一中國新生的民族革命統一的基礎——的決心和憧憬，英勇精神和犧牲精神都會激起了我心中的感奮。我確信着中國民族的及人民的求自由的鬥爭，對於爲要使我們戰爭籠罩下的世界免除帝國主義的毒害而從事鬥爭的一切人們，「毫無疑問地是很強有力的同盟者，應當加以鄭重的注意。」我寫這部書的目的就在積極地至誠地幫助這一偉大的鬥爭。

一九四〇年四月亞細亞狄克斯

目次

序.....一

第一編 日本對華的侵略與反共公約

第一章 日本侵華的目的.....一

第二章 日本的帝國主義聯盟政策.....六

第三章 遠東戰爭中的不干涉和「綏靖」政策.....四〇

第四章 「中立」國家的兩面性政策.....五七

第五章 蘇聯與遠東戰爭.....六六

第六章 中國的抗戰與反共協定.....一〇六

第二編 中國民族革命和抗戰——抗日統一戰綫

第一章 蔣介石——抗日國防領袖.....一三三

第二章	中國的國軍和抗日戰爭的戰略……………	一四七
第三章	游擊戰和抗日人民的國防根據地……………	一七一
第四章	統一戰綫——中國的革命統一和民主政治的基礎……………	二四四
第三編 經濟的侵略與防禦		
第一章	侵華戰爭的破壞與掠奪：華北之部……………	二四五
第二章	侵華戰爭的破壞與掠奪：華中華南之部……………	二六〇
第三章	軍事的與金融的干涉……………	二六〇
第四章	建設與抗戰……………	三〇〇
第四編 結論		
	中國的解放——到遠東的真正和平之路……………	三五

第一章 日本侵華的目的

在這次日本對中國「不宣」的戰爭開始的時候，就可以看出日本軍閥的兩個目的。第一個目的是要把一九三一年的征服東三省，擴大到征服中國。第二個目的與第一個相密切聯繫，是要把英法和美國——特別是英法——逐出中國海和沿岸乃至遠東。

自然，此外還有反共的目的，起源於歐洲法西斯的宣傳，而由日本人的宣傳普遍地鼓噪着，說這是「中國事件」的中心目的。其實，在這點上，那正是一種外交和宣傳，而不是實際的軍事征略。至少，那與日本這種反共目的直接有關的主要的雙方，中國和蘇聯，認為是如此。蔣介石將軍常公開痛斥日本的反共政策是掩飾征服中國陰謀的謊言。蔣氏曾經說：「要是日本真的切想反共，她爲什麼不去進攻蘇聯而進攻中國呢？」蘇聯共產黨總書記史太林在聯共十八屆大會中分析五年來蘇聯的國際形勢的時候，曾指出日德意在反共公約中，形成了一個反對「英美法在遠東的利益」的集團，這一個「三角形」正補充了所謂「軸心」，那是德意「反對英法在歐洲的利益」的軍事集團。據史太林的意見，這個以反共爲目的的集團的形成，是侵略者欺騙公意的煙幕的把戲，照他說，那是一種很笨拙的把戲，「因爲在蒙古的沙漠中，在阿比西尼亞的山地中，或在西屬摩洛哥的荒野中找尋共產國際的「溫床」是很可笑的。」史太林描寫日本軍事征略的進程和方向道：

「佔領了東三省以後，日本又於一九三七年侵入華北和華中，佔據了北平、天津和上海，而開始把她外國的競爭者從佔領區逐出去……一九三八年年底，日本佔奪了廣州，一九三九年初，又佔奪了海南島。」

事實上，日本軍事侵略的中心目的，是要把華北和內蒙變成像「滿洲國」一樣的日本獨佔的軍事經濟根據地，然後征服中國。同時，日本軍部企圖強迫中國聽從日本所提出的「中日合作」的要求，而與日本和「滿洲國」締結反共「聯盟」。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對南京政府施用一些直接的軍事行動（像一九三二年進攻上海一樣，但範圍較大）而給它以打擊，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在上海一帶和上海——南京交通線上大規模軍事行動的展開，卻有與英美法在這區域中利益發生嚴重衝突的危險，並可能造成有關列強合作反日的威脅，這在日本的政府和軍部是都切想避免的。

在華北可就不必擔心這樣的危險，因此日本軍閥很快的在那裏採取了攻勢，以「懲罰暴戾不法的中國人」是的，日本的進攻天津和北平，是同進攻上海一樣破壞了九國公約。但日本人卻非常明白當一九三一年侵入東三省的時候，英國爲什麼拒絕與美國合作援引九國公約以制裁日本的理由。那時候，英國對華殖民的死硬份子，對日本侵略行動會表示了如下的猜測和幻想：「日本人是替我們去打布爾雪維克呢！同時，自一九三一年以來，日本會在東三省幾百次的邊境事件中，表現了這種目的。而且，日本侵華的新浪潮，還是由日德反共公約的締結來揭開的，這公約後來加入了意大利，甚至這樣有力的日本同盟者如匈牙利，「滿洲國」和弗朗哥的西班牙政府也加入

了。接着日本向南京直接提出要求，叫它跟日本一同加入特殊的遠東反共聯盟。當戰爭發動後，甚至日本在華北的戰略也着重於這反蘇的目的，它把四十萬以上的軍隊集中於東三省和朝鮮的邊境，以與蘇聯的遠東紅軍相對峙，而日本在華北的軍隊，也首先向察哈爾和綏遠，即朝着外蒙古的方向進攻。這一切，自然不僅是爲了宣傳的目的。這其實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外交把戲，其用意乃是向英國保證，叫她對於日本侵略華北和內蒙所取的態度，儘可不必與它在東三省事變時所取的態度不同。

在侵華戰爭中，日本軍閥最需要的是九國公約簽字國能够採取一種中立和不干涉的政策，一種不干涉日本軍事行動的政策，那就是，事實上承認日本在侵華戰爭中的交戰團體的權利，而日本的侵華，是以壓迫中國政府向日本軍事統治投降爲目的的。日本在華北軍事征略的發動，以及她在一九三七年七月進攻平津區時所表現的挑釁態度，證明了日本軍閥是怎樣有把握地認爲他們在北方的行動決不致引起國際複雜反響的危險。然而這卻不够壓迫中國政府接受日本的要求。最後，樹立日本海陸軍對上海——那是英法美在中國沿岸的利益和勢力的主要根據地，又是南京政府的經濟中心——的控制，便成了與日本在北方軍事行動同樣的另一個目標了。

自從日本一九三二年進攻上海以來，他們一直就在上海公共租界北區——虹口與楊樹浦一帶——進行着這種行動的準備。這次行動的開始實際上是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一日，那一天，日本的第三艦隊裝載了「遠征軍」所有一切的裝備，不經通知駛入上海的港口，以作爲要求上海周圍中國區域「撤防」的後盾。這個要求，於第二

天由日本總領事在那所謂「淞滬和平協定國際委員會」席上提出。在日本軍隊進攻華北的情形之下，這次日本海軍的集中上海以及中國區域撤防的要求，都顯然是日本進攻南京政府行動的開端。從純粹軍略的觀點看來，中國守軍是否宜於不在內地而在上海對抗日軍的侵入，那是大成疑問的，而且事實上，日本海軍已控制了上海的港口，並且在公共租界方面有着堅強的軍事根據地，此外日本軍隊還在機械化設備、重砲和空軍方面佔着壓倒的優勢。但日本宣傳家所發出而爲上海有幾個英國作家所支持的論點，卻說接受了日本「撤防」的要求，可以使日本不致在京滬綫區域受南京政府的直接攻擊，這種虛妄的論點，就是說說也太可笑了。因爲日本當時切想避免英法對它在上海軍事行動的聯合干涉，這其實只是一種外交的行動，中國軍隊的退出上海，正適合了日本的計劃。日本的計劃是要使中國從上海的外國利益中孤立起來，日本軍事行動和軍事壓力的威脅，就是爲了切斷中國政府與上海的聯絡。

一九三一年東三省的被佔，明明是日本破壞了九國公約。英國對美國援引該約的拒絕，事實上表現了日本和英國都反對美國在東三省問題上援用九國公約的意見。這個事實，說明了當時英國的政策，是寧願與日本妥協，而不贊成英美聯合行動去對付日本。

自從一九三一年以來，日本軍部採取蠶食的方法破壞九國公約，限制它可能引用的範圍，而使該約全部失效爲目的。英國贊助英日妥協的政策，讓日本在東三省、華北和內蒙一帶自由行動，但以尊重英國在華中和華南的

優先利益爲交換；這種政策首先被日本利用着破壞九國公約，進行對華北的軍事侵略。當一九三一——三七年間，在這次侵華戰爭之前，中國連續地喪失了東三省、熱河省和察兩省的一部份，此外還抵抗着日本的侵入綏遠。在這個縣長的時期中，日本一次也不會受到其他有關列強聯合宣言的提示，指斥它破壞九國公約，因日本曾在該約中誓言「尊重中國的主權獨立以及領土和行政的完整」的。講到東三省和華北，恰巧是形成蘇聯遠東邊境和外蒙古的廣大後方的區域，日本在那裏任意逐出中國的政府當局和軍隊，建立她的軍事根據地，霸佔對外貿易，工業和經濟資源，英國則不僅不準備聯合美國，援引九國公約反抗侵略者，相反的，她卻願意擔任了一種善意中立的任務，而以尊重英國在中國其他區域利益的讓步爲交換。

但日本答應了對英的讓步，卻又進而要求英國再讓步，就是，他們也許要宣佈全部中國爲他們的軍略根據地，自然囉，那是爲了進攻共產國際！日本與德義的反共公約，對南京政府參加日滿反共聯盟的要求，以及明白指向蘇聯和外蒙古的進攻華北的行動，都正是日本要在英美法在中國沿岸的利益和勢力的根據地中，（如上海）取得交戰團體權利的論據。日本對英國的要求是，如果她對日本進攻蘇聯的神聖使命真的維持善意的中立，那末，當日本爲了反共政策而對南京政府施行軍事壓力時，英國必須首先採取中立和不干涉政策來證明。如果英國認識日本進攻蘇聯的使命，日本就要求英國的中立和援助，而日本對南京政府軍略要地的直接軍事行動，是爲了強迫它承認「滿洲國」並對日本在華北和內蒙區域的特殊計畫，不加以干涉。